



秘密 秘密

秘密 秘密

周 竞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济南

717.1

248



秘密 秘密

周 竞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(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

*

书号: 1949

开本 787×1092 1/32·印张 1 5/16·字数 25千

1957年12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491—2,290

统一书号: T 10099·530

定 价: (6) 0.13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秘密、秘密……”、“小通訊員”、“專家与古錢”等五篇反映工人生活的工地散記。作品較生动的表現了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工人階級忘我的劳动热忱，也反映了祖國日新月異的飞跃变化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秘密、秘密····· | 1 |
| 小通訊員····· | 14 |
| 專家与古錢····· | 23 |
| 探望····· | 30 |
| 好大娘····· | 36 |

秘密、秘密……

早上，剛一出門，就聽見陳娟叫我，我扭頭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原來不知什麼時候，這小姑娘把辮子剪了。出現在我面前的陳娟，變成一頭蓬鬆的短發的姑娘。這使人陌生而又熟悉的樣兒，叫我又驚異又好笑。

“小陳，你……”我打量着她，張着嘴呆了半天：“你的辮子……？”

陳娟看見我吃驚的表情，歪著頭咯咯地笑起來。

“辮子？剪了唄，這是適應新的環境需要！”

我一聽撲哧一笑，心想：嘿！她什麼是“環境需要”！要說別人還成，要說她，我可真正了解她的脾氣。自從我們同學起到分配工地上來實習止，已經有三年多了。那時——同學時候，她就留著一雙長長的辮子。誰都知道她愛辮子愛的了不得。每天都是梳得溜光滑亮，辮梢上還扎著粉紅色的蝴蝶結。要是一蹦一跳，“蝴蝶”就飛舞起來，顯得人也格外活潑了。這對我們這些男孩子來講，嘿！她的辮子可真是美哪！

她愛她的辮子，這可是一點不假。自分配到工地來，每天抄平、測量、爬山越嶺，這兩條長辮子的確是添了不少事，但她始終不舍得把它剪掉。有一次爬山時，辮子叫棗枝扯住了，費了半天事，才把辮子拽下來。結果頭髮弄得亂蓬

蓬，小臉也气得綑綑的，回到宿舍就抄起剪子，但是对了半天鏡子，又“拍”的一聲把剪子放下了。

但是今兒怎么舍得了？我心里真納悶兒。

“怎么，不相信？”她見我沉思，立刻眼珠子一轉，調皮地問我。

“不相信！”我故意逗她，同時，又緊緊地追問：“这回怎么下了決心？为了啥？是工作忙嗎？”

我嘴里这样說，心里也这样想。的确，陈娟近来忙得厉害，尤其这两天，天一亮，她头也顧不得梳，就下了工地。但是她忙的是什么呢？

“嗯，正是为了工作忙。你想，梳辮子要耽誤多少時間啊，这是其一。还有測量得翻山鑽树林，工作起来也不方便，这是其二……”

她那一本正經的样兒，真逗得我好笑，我一听就連連地摆起手：

“哎呀！算啦，算啦，什么第一第二的，你倒会順水推舟哩！我只問你，你在忙什么？”

陈娟猶豫了一下，慢吞吞地把嘴張了又張，看樣子是不愿意告訴我。

“怎么？”我一看她那样兒，就又緊追了一步，“干脆点好嗎？咱們是老同学啦，还瞞我？”

她又沉思了一下，然后把短发一揚，对我笑笑，說：“就現在說，我还没啥把握呢！因此不能告訴你，对你只好是个暫時的秘密！”

“秘密？”我嘿嘿地笑了。“你保密工作做得不錯呢！……”我真想好好譏誚她一頓，可巧工程師喊我有事，我只好跑開。可是陳娟那股別扭勁兒，也真叫我生氣。我跑出去好遠，又禁不住轉身向她揮着拳頭：

“小陳，哼，別神氣！沒有不透風的牆，不告訴我，我也會知道的……”

回答的是一串驕傲的笑聲，咯咯地……

這姑娘的“秘密”，的確叫我着迷，自那天後，我總是有意無意的盯着她。果然，上工時，常見她到第三號工段去。她在那兒又寫又畫；有時用尺量一量地勢，有時就坐在地上沉靜的思索。從工地回來後，也常見她忙着看書、寫東西……，有時深夜了，她宿舍的燈還亮着哩。

可是她的事仍是我心裏的一個“秘密”，我摸不清，也猜不透。到底是個啥事呢……？

這一天，天剛黑，我經過她門前，屋裏已早點上燈了。我從門縫里向里一望，嘿！她正忙着哩，桌子上又是書，又是圖紙，擺了好大一攤。

“這可能与‘秘密’有關！”我忽然機靈地想起了這件事。心想，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可抓到了。我輕輕地，盡量不弄出聲音，推開門，躡手躡腳地繞到她背後，伸手就把她那小本子按住了。

“哈，小陳呀，這回你非告訴我不可，不然你別想干下去啦！”

她吓了一跳，但一看是我，就一撇嘴笑了。她說：

“我当是誰呢？喂！咱可不兴动武的，你放手，讓我慢慢告訴你。”

我一听这才松开手，找了把椅子坐在她面前。自从离开学校后，我們好久沒这样对面坐过啦！灯光下，我端詳着她，她还象在学校里一样，臉儿紅紅的，永远是笑咪咪的样儿，只是比在学校时候瘦削了些。

“不是我不告訴你，因为我搞这个东西，还没有个眉目呢！你是个心里憋不住三句話的人，万一給我声揚出去，搞不成多难为情呀！”

“到底是个啥东西？”我不愿听她的“开場白”，着急地問她。

“噢！看你急的，早知道叫你多憋一会。”她白了我一眼：“一件合理化建議唄！有关改变設計的事。我想了好久，也写了材料，就是沒有把握，現在你帮我分析一下也好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她順手打开一張藍图。

“看！”她指着說，“在第三工段上，不是要建筑这么一座公路桥嗎？”我一看公里数，正是陈娟常去的那个地方。

“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”她接着大声地說：“我想改变一下設計，把这座桥給省掉！”

“省掉？”她那說話的劲头，使我吃了一惊。心想，这可不是簡單的事，不能大腦一热就去硬干。我問她：“你的根据……”

“根据嘛！”她把臉前的短发揚了揚，然后伸手拿了我剛

才接过的那个小本子，指着上面弯弯曲曲的线条解释起来。
她说：

“在第三工段公路桥的南面三百多公尺的地方，有一座二孔中桥，这样两桥相距很近，可以省掉公路桥。让那座中桥，一个桥洞流水，一个桥洞通车。……”

我一听有门儿，止不住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我使劲地拍了她一下，喊着：

“哎呀！这个建议值得考虑，你咋发现的？”

“嘘！轻声点！”她用手捶了我一下，把我拉回椅子上来，“是这样，这一回咱们实习不是分工分段吗？刚好第三工段由我做施工准备，我在核对图表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问题啦！”

“哦！你算过水流量没有？一个桥洞流水成吗？”

“现在不是雨季，水流量最高点虽没法计算，但我曾经向周围的老乡们了解过，老乡们说，五、六年来没什么大水。我看，一个桥洞是可以的。”

我一听很高兴，想了一下，向她郑重地说：

“这事怎么能保密呢？光凭你自个儿不成，你应该向教导员和何工程师谈一下！”

“教导员那里我去了，他很关心这件事，可是何工程师有点……”

“有什么？”我知道何工程师有点保守，一听就连忙问她。

“何工程师起先有点不耐烦，我一说完，他就摸着嘴巴说：‘小陈呀！改变一件设计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搞坏了咱们

可負不起責任哪！……’我一听心里虽然不高兴，可是为了能搞好这件工作，就再三向他解釋。他虽然不大同意这件事，可是最后指出的問題，倒真是值得考虑的，这也是我当前最大的困难……”

我又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我站起来，走到她跟前，用一只手扶住桌子，急急地問她：

“他指出些什么問題呢？小陈！”

“他指出設計上的三个根据：一个是根据地勢；一个是根据洪水情况的水文資料；一个是根据周圍羣众的反映。同时，他还告訴我上游地勢相当高，有几座大山，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发过大水。根据这些情况，所以才要修这么座兩孔中桥。如果只留一孔通車，那么大水一来，就要中断公路交通。所以这一座公路桥要建筑在高处。”

陈娟一口气說到这里，我也不禁頻頻点头称是。

“你看”，她又愁眉苦臉地說：“何工程師的話不由我不服。是很对嘛！可是我向老乡們了解情况的时候，他們都說五、六年来沒发过大水，我計算了一下，也都不超过一个桥洞……”

“但你能保証以后再不发更大的水了？”我思索了半天，向她提出了这么一个問題。

“嗯……”陈娟張了下嘴，然后用拳头支着下巴，不停地轉着眼珠，看样子回答不了这个問題。这时候我們全靜靜地呆坐着，都为这个問題在苦苦的思索。

停了一会，她突然跳起来，用手指头戳点着我的胳膊

說：

“喂！我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？你剛才說的不錯，可是為什麼我幾次去調查，老鄉們都說沒發過大水呢！而且這幾年雨量並不小，根據資料，有的也超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六年的雨量了，但是都沒造成洪水的災害。嘿！這真是個難解的‘秘密’？”

“哦……”她的話使我感到興趣了。但我抓了半天頭皮，也沒想出個道理來，只好順着她的語氣說：“唔……這的確還是個‘秘密’！”

“是‘秘密’！可是咱們不能揭破它嗎？”她搖撼着我的胳膊，“幫幫我吧！咱們可以順着水流再跑遠些去調查，一定要衝破這一關，把‘秘密’揭穿。”

她興奮地跳躍着，拉着我去找教導員去了。

在第三工段中間較低的地方（也就是準備修建那座兩孔中橋的地点），有一條小河，彎彎曲曲地拐向下游。清清的河水，嘩嘩地流得湍急，時時沖撞着突出水面的石子，濺起細碎的水花。

我們順着小河往上走，一跨過公路，就難走了。河邊碎石很多，又有矮小多刺的灌木林，常常不是把我的鞋子碰掉，就是把我的帽子掛掉。但是小陳，卻是很熟悉和矯健的領着路，看樣子她來過不少趟。她時時低下頭靈敏地鑽過樹叢，我看着她那利落樣兒，才忽然明白她剪辮子時所“聲明”的“環境需要”了。

轉过这一片叢林，約有五里路的样子，是一个不大的山村，陈娟說这是她曾来过多次的地方。我們略商量了一下，就沒再停留，繼續繞过村庄向前走。这一回，我开始走在前面。路越发崎嶇难行了，有些地方河水傍着山崖流下来，我們几次走在悬崖絕壁上，連陈娟也不禁有些心跳，我們只好攙扶着用手爬过去。

大約又走了五里路，有一个村庄出現在我們面前。

两个老大娘盤着腿，坐在一个石碾旁捻綫繩。陈娟笑嘻嘻地走了过去，她叫了声：“老大娘，您好啊！”随着就坐在石碾上。两个老大娘起先是惊異，但一看陈娟那亲热劲儿，立刻都笑着打招呼。

陈娟笑咪咪的和她們啦起来：“我們是从山店子来的，是修鉄路的，到这儿看看。老大娘，见过火車？”

“哟！”一个老大娘一撇嘴說：“俺們哪能见过呀！荒山野坡的人，这回你們修好了鉄路，俺也坐坐火車，也不白活这一輩子了！”

一啦起头，我也不禁插言了，我說：“老大娘，你等着吧，一定要你老人家坐火車，我們一定快些修完！”

听說来了修火車道的人，立刻很多人圍攏了来。我真佩服陈娟有一套。她一点不生疏，不害羞，大方地向周圍的老乡們打着招呼。而当老乡們問她鉄路何时能修好的时候，她竟巧妙的把話題引到我們調查的目的上来。

“是啊！我們争取明年开春一定通車，讓大伙都坐坐火車。可是，現在还有些問題沒有着落呢！比方說，这地方到

底发多么大的水……”

陈娟这么一提，老乡们都争先恐后的讲起来，我们也就探询着一些洪水的情况。但情况与陈娟以前所了解的是相同的，没有新的发现。

第二、第三天我们照样出发了。但情况依然没有区别，我有点着急了。晚上，当我们回到工区时，我对陈娟说：“唉！这是咋搞的？到底‘秘密’在哪？真急人！”

她看我发起躁来，歪着头笑了，她说：“我就知道你 cannot 坚持嘛！你怕啦？……”

我哪能叫她这样激我？我一听跳起来，涨红着脸喊着：“你怎么把我瞧扁啦？我发急也不是害怕呀！”

“哟！你真没涵养，一句话就这么大喊大叫的。告诉你吧，还要沉着气干，刚才我碰到教导员，他说的很好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我一听急忙地问她。

“他说：‘调查的结果一样，证明事情有眉目，要是前后矛盾百出，那倒是难搞啦！’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。”

我沉思了一下，高兴地对陈娟一挥拳头：“对呀！”

“所以呀，我们还要继续寻找这个‘秘密’。明儿起，我们不能象没头苍蝇到处瞎闯了。我想最好找个目的地去，刚才我看了一会地图，我想到‘夏镇’去一趟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
她拿起那张本县地图，用一支铅笔顺着小河向上画，慢慢地铅笔在小河的上游一点上停住了。那儿有个小圈圈，地名是“夏镇”。

我计算了一下说：“到夏镇有四、五百里，你不嫌远？”

“不要紧，为了找到‘秘密’，这怕啥？”她睁着大眼，坚定地說：“咱們多准备些干粮，日行夜赶，也不过几天的時間就赶到了吧！好在咱們过惯了野外生活，跑点路还算什么！”她看我打了个寒噤，立刻把棉衣給我披上，同时帶着孩子气地說：“陪我去吧！咱們到那儿看看，也許会有結果。”

我看着她那可憐样子，噗哧一下笑了。我說：“我根本没有不愿去的意思呀！就这样吧，我去見見工程师，听听他的意見。你准备一下，明儿一早出发！”

“哎！”她快活地答应了。

天剛蒙蒙亮，我們就出发了。順着小河上游，一前一后的行进。

一路上，除了停下吃飯之外，我們很少說話，只是加速地赶着路，有时累极了，才稍許歇一会。从日出东方到日头偏西，不知不觉竟跑了一百多里。

照这样的速度，我們向前赶着。有时繞到大路上，碰巧就坐一段老乡的大車，晚上就宿在小店里或老乡家里。一連走了四天，总算赶到了“夏鎮”。

誰也不会想到“秘密”揭开的那么容易。当我們即將到达夏鎮，那从遙远的方向出現的景象，立刻便使我俩欢跃起来。我俩拖着疲乏的步子加速地来到那龐大的建筑物跟前，竟情不自禁地拥抱起那矗立的石块来了。

那是块高大的石碑，上面有五个大字：“夏鎮区水庫”。

这里的人們告訴我們，这座中型水庫，是解放后一九五

○年修的；就是这座攔洪壩，擋住了旧社会年年为害的山洪，保障了下游土地的年年丰收。不过因为在山区，交通不便，有些地方还不曉得这里建立了水庫……。

这时，我們象一个战士凱旋归来，胜利的喜悅，使我們忘記了疲劳。我們唱着歌儿，頂着月光，連夜往回赶。多么美丽的夜晚啊！这时，我們才发觉这山区的风景如此秀丽，小河在月光下象一条連綿不断的白練，流水嘩嘩地响着，好象也在庆祝我們的胜利。

我們的調查結果，在會議上研究通过了。大家一致認為設計者由于存在着一定的官僚主义，設計文件大部分根据旧資料，而对現时情况的演变，缺乏細致的調查分析，这就造成了工作上的缺点。何工程师很受感动，他主动幫助我們整理好向上报的資料。在接到工程局批准的复文时，陈娟快乐的流出眼泪来。

減去公路桥，節約工料費五万多元，这件事儿轟动了整个工区，人們爭談着这件动人的奇迹……而在这个时候，曾經参与过劳动的我們，也真正感受到工作是多么美丽和可爱；而胜利后的心情，又是多么幸福，多么醉人！

这段共同的劳动，增長了我們之間的友情。我們共同学习，共同工作，时时暢談我們的將來，吐露我們的幻想。她，好象有一条无形的絲帶，牢牢縛住我的心，每当靜靜的夜里，我心田上会涌現一个难以告人的“秘密”……

难得的星期天，难得的清闲，很新鲜哪！我第一次看见陈娟织起毛衣来了。

那是件天蓝色的毛衣。她正一针一针很用心的织着，已经快成功了。我轻轻地走过去，等发现我时，她想收起毛衣已来不及了。这时，我清楚的看到，那是件男毛衣。

“哈！小陈，闲着啦！”我打趣地说，“头一回见你打毛衣哩！样子不错，给谁打的？”

“唔……”她略迟疑了一下，马上又笑笑说：“你猜呢？”

“我猜不着。”

“猜不着？”她起先顽皮地瞪着我，但马上脸上又飞起两片红晕，“给一位男同志！”

“男同志？他是谁？”我心里咯噔一跳。

“是谁？这可不能告诉你，总之，他很好，是个很热情的同志，在工作上曾经尽力的帮助过我……”她说着，歪着脑袋嘻嘻地笑，眼睛里闪着狡黠而温存的目光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真有点纳闷儿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想不起来陈娟有什么爱人来，也许我脑子糊涂，忘记了。但这小鬼的话音，又不由不叫人猜测，这时有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突然袭击着我，以致使我未加考虑就喊起来：

“噢！我猜着了，他是你的爱人……”

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她立刻脸羞的绯红，放下毛衣用拳头拼命地捶着我：

“真是，你怎么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小陈，我猜的对不对呀！”当我紧紧追问她的时候，忽

然触动了我多日的心事。刹那间，脑子一凉，嘴巴里好象有些苦澀的味道。

“哼！对不对？”她故意重复着我說的話。又抿抿着嘴說：“这可不能告訴你，这和你帮我搞改变設計以前一样，对你暂时还是个‘秘密’！”說完后，抓起毛衣，咯咯地笑着，噙噙地跑进了屋子。

又是“秘密”？但这已不象头一回了，我心里再也沒有好奇的念头，而是充溢着寂寞和悵惘。她的“秘密”，也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“秘密”，这难言的心事，始終不能傾吐。当我一个人走到曠野里时，我不禁想：

“难道是我估計錯了？原来她早就有了爱人？”

我在曠野里呆了半天，又回轉宿舍，一推開門，立刻使我大吃一惊，那放在我枕边的，不是那件天藍色的毛衣嗎？我抱着那溫暖的毛衣，真难以抑止心头的幸福的跳動。……